



# 山河有信

谢贵芳

赣水汤汤，卷着血色记忆，在岁月里奔涌。伫立八境台，极目远眺，浪拍青岩，声若洪钟，风过处，历史的余韵扑面而来。这片土地，既拥江河之骨，又铭风雨之痕。

地方志有云：“赣之为地，南接五岭，北连长江，战时为喉舌，平时为襟带。”80年前，这“喉舌”，曾被日寇的刺刀顶得生疼；这“襟带”，却以绵密针脚，将万千儿女的不屈与热血，缝进山河肌理。

江风渐起，薄雾如轻纱漫上石阶。赣江，如同大地上一道蓬勃的血脉，见证了这片红土地上的牺牲与抗争，见证了这方百姓的永不屈服。

灾难骤至，赣南的天空被硝烟压得很低。历史的浪涛猛地将这片土地推向战火深渊。

1938年5月29日，9架日寇战机撕裂赣县南郊的晨雾，数十枚炸弹将机场炸成蜂窝。此后，赣州城遭20次空袭，龙南5次，大余3次，信丰4次。空袭从不止于军事目标，更将屠刀挥向寻常巷陌。

最惨烈的是“血腥1·15”。1942年1月15日，28架战机像饿鹰轮番俯冲，阳明路、中山路的商铺在火海里蜷成焦黑骨架，200余人倒在血泊中，300余人肢体残缺，1000余间房屋化作灰烬。一年前的龙南同样是炼狱：1941年10月16日，173人永远闭上了眼，350人带着伤残度余生，1070间民居成了焦土。幸存者们的泪混着血：“青石板缝里全是血，顺着沟流进护城河，整条河都在哭。”

1945年2月，日寇大部队分两路突入赣南。北路从吉安遂川直扑赣县，2月5日兵不血刃哨下赣州；南路经南雄攻大余，6小时便撕开城关，2月8日两路在新城机场会师，赣南沦陷。侵略者设“复兴委员会”，强发“良民证”，把百姓圈进铁笼中。屠村、杀戮、掠夺、强暴、投毒……信丰崇山村的残垣，定南丁坊村的焦土，龙南田野的血痕，都在呜咽。

一组数字浸着血泪：5037名平民倒在屠刀下，1.1万民夫被强征为奴，4000余名女性遭辱，92.14万担粮食、2.27万头耕牛、1.54万栋民居，都成了侵略者的祭品……

烽烟再浓，也盖不住火种的光。幸存者的眼睛里，始终燃着“不做亡国奴”的火。这火，是山河对苍生的承诺——纵使裂土焚城，信念不灭。

抗战最壮阔的史诗，往往藏在无名者的脊梁里。当侵略者铁蹄踏入赣南，自卫反抗如惊雷炸响，凡人肩上扛着的，是对山河最质朴的信诺。

在中共赣南特委的领导下，赣南军民用简陋的武器与日寇进行殊死搏斗，用鲜血和生命保家卫国。

全南木金乡的端午，本该弥漫着粽叶的清香，却被刺鼻的硝烟味呛得人喉咙发紧。十个平日里跳排舞的青年，将五彩面具匆匆塞进草垛，在祠堂角落用硝烟赶制“土炸弹”。当鬼子的脚步逼近，土炸弹轰然炸响，村民邱祥金带领数十人，手持扁担、锄头、铁铲从四面八方冲出。硝烟散去，祠堂的香案上多了十柄染血的农具，像一座座沉默的丰碑——这是“农具当枪”的信。

龙南杨坊乡，当一个鬼子蹲在塘边投毒时，村民唐良万抡起锄头狠狠劈下。这把曾割豆秸的老铁器，如今成了斩断侵略者咽喉的利刃。信丰小江的桥洞里，湿冷的石壁渗着水珠。地下交通员王才怪带着五人在此伏击落单的日寇。他们的呼吸与洞外风声交织，木棍静静藏在阴影中。当日寇哼着小调走过时，他们突然从暗处跳出，砸钢盔、折枪管，动作快如闪电。兴国县凌源村村民钟毛仔躲在谷堆后，心跳擂鼓般响。他眼睁睁看着日寇残害村长，惨叫声撕裂午后的宁静。日寇的步枪斜靠在谷仓木柱上，枪身闪着寒光。他突然像狸猫般窜出，抡枪、掀翻、猛砸，血沫从敌人鼻涌出——这是“以命相搏”的信。

更让人难忘的，是赣南“抢运战”。1944年，豫湘桂战役后，粤汉铁路中断，第七战区军粮告急。消息传开，万千百姓推独轮车、挑箩筐，从赣南各地涌向集合点。

山深林密的赣南，出现了一支长长的群众抢运队。草鞋磨穿，破布裹着的脚渗出血痕；路滑车陷，群众喊着号子推车，声震山谷。日机来时，他们散入山林藏物资；轰鸣停止，他们又聚成铁流继续前行。三月跋涉，独轮车辙在青石板上压出深痕，如大地年轮，在赣南山路上刻下抗战勋章——这是“生死相托”的信。

布衣之勇，可撼山岳！当农具化作武器，当百姓站成壁垒，红土地上的每道刻痕、每声呐喊都在见证：真正的抗战，从来都在民心深处。平凡如尘的血肉之躯，终成护佑山河的铜墙铁壁。

这些平凡人的英勇事迹，在史册中留不下多少印迹。当我翻阅着这些泛黄的页面时，我仿佛听见农具与钢枪的碰撞回响。我清晰地看到，战后，染血的锄头被扶回田埂，继续耕种希望；带缺口的铡刀铡了新收的秸秆，滋养来年的丰收。红土地默默吮吸着血泪，将伤痛埋进深处，来年长出的沉甸甸的稻穗，承载着永不熄灭的期盼。

余秋雨说：“文化密码，藏于最平凡坚韧的民心。”这密码，是抢运队独轮车的吱呀，是草垛里惟面的油彩，是桥洞石壁的刻痕，是谷堆后少年的枪声……它们告诉世人，真正的山河之信，永远在民心深处。

当赣南民众以血肉筑成民间防线，身着戎装的子弟兵们，正将家国情怀融入枪林弹雨，以忠诚践行对山河的信约。

在南方三年游击战的岁月里，油山的晨露在将士们的棉絮上结出霜花。敌人“清剿”如野草疯长，游击战士依靠群众风餐露宿，将革命火种藏于草木间。

群众与游击战士的默契，是刻在血脉里的密码。每月“开禁”砍柴日，成了无声的约定。王大娘将米藏于竹杠，李大叔把盐溶进棉袄，他们将物资丢在约定洞口，踢石三声，便是最暖的信号。这些藏于草木的温暖，让寒冬里的篝火，始终跃动着燎原的光。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赣粤边、汀瑞边等各红军游击队奉命下山整训，改编为新四军，开赴大江南北的抗日战场，成为新四军的红色源头之一。赣南14个县共出征抗战军人14.3万人。他们斗笠沾着松针，绑腿裹着泥土，将赣南的坚韧，化作抗战的锋刃。

邓振询就是其中一柄锋利的钢刀。这位从瑞金走出的新四军将领，转战敌后，组织民众，巩固政权。在赣州码头，他站在船板振臂高呼：“资本家的算盘，算不透工人的骨头有多硬！”1943年，江宁反日寇“扫荡”，他为保护群众，拉响最后一颗手榴弹。

这片红土地，从未辜负过“家国”二字。从游击火种到抗战前哨，每一寸泥土都浸着热血，每一声呐喊都写着“护我山河”——这信，是铁血战士用生命刻在军旗上的誓言。

历史洪流再急，文化的灯塔也不会灭。当炮火撕裂天空，总有人以思想为砖、以笔墨为石，为民族构筑精神高地，让山河之信在暗夜中延续。

1937年寒冬，南康斜角村的土坯房在朔风中瑟缩。案头一盏桐油灯晃晃悠悠，昏黄光晕里，稿纸顶端“资本论”三字沉甸甸的，力透纸背。

因日寇铁蹄踏碎上海，《资本论》首译者郭大力不得不挑着译稿，携家带口南下，返回赣南老家续译。火车在轰炸中颠沛，轮渡在炮火里摇晃，终于踏上熟悉的红土地。脚底板触着故乡泥土的那一刻，他感到从未有过的踏实。

土坯房里，两截粗木架起案桌，桐油灯光忽明忽暗。郭大力的眼镜片蒙着层油烟，笔尖划过稿纸，沙沙声混着窗外风声，在寒夜里格外清响。次年，熬过无数不眠之夜，这部蘸着心血、染着桐油烟的《资本论》全译本，终于在战火硝烟里完成。出版社拍来电报，催他速去上海，协助排印。

彼时，上海已是“龙潭虎穴”。家人都担心路途安全，但郭大力毫无畏惧，毅然从南康出发，绕道香港，踏上了那片炮火笼罩的土地。为了让这部红色经典早日问世，他逐字校订译文，亲手设计封面，逐页审看清样，日夜连轴转。几个月后，这部倾注马克思毕生心血的“工人阶级的圣经”，最终以完整面貌呈现在中国人民面前。

这部巨著的出版，如暗夜灯塔，为无数在亡国阴霾中痛苦求索的中国青年劈开思想迷雾，指明抗争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系统传播，立下了一块沉甸甸的里程碑。

站在三江乡斜角村郭大力故居前，门上那副对联力道劲：“身处陋室坚定信念专研马克思主义；淡泊名利风骨铸就经济教育翻译家。”这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战士，当年蘸着心血译出的每个字符，早已化作穿透时代迷雾的惊雷。这支译笔划破的，岂止是语言的壁垒？这陋室点亮的，又岂止是一盏桐油

灯？当《资本论》的思想光芒照亮苦难中国的觉醒之路，谁能质疑：笔比枪更锋利，思想的光芒永远比炮火更持久！

战火纷飞中，史学家姚名达回到故乡。站在赣州图书馆的木楼下，他身姿如松，目光灼灼：“史册字缝里，全是亡国之痛！我们这些代人，要用脊梁撑住天，用血色改写这屈辱篇章！”

姚名达系兴国人，曾在清华研究院深造，深得导师梁启超器重。这位近代目录学的扛鼎者，曾在清华园的紫藤架下坐拥书城。红日当空，他毅然束起狼毫，以国立中正大学教授之名，组建“战地服务团”，亲率师生从泰和出发，直扑樟树的抗日烽火。服务团一路宣传抗日，到了前线就抢救伤员、慰劳官兵，并提笔写战地报道，把前线的血与火告诉后方。

战场上，姚名达教士兵辨地图，折树枝在泥地上划攻防；祠堂里，他给伤员裹伤换药，指尖缠着浸血的绷带；油灯下，他讲岳飞“还我河山”的怒喝，讲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的赤诚，字字如星火，点燃军民斗志。

1942年7月，因奸细出卖，服务团在峡江石口村遭日寇突袭。姚名达振臂高呼：“今日，我们笔下写的，是民族气节！”他身先士卒，率团员猛冲。激战中，见一名学生倒地，他扑过去与日寇扭打在一起，身中数刀仍怒目圆睁，最终倒在血泊里，以37岁的血肉之躯，完成了从书生到战士的转变。

那支曾写下《中国目录学史》的笔，那支曾在战场指点硝烟的笔，此刻沉默着，见证一位学者“宁为玉碎”的悲壮。

同样以笔为枪的，还有赣南青运领袖钟效培。在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油灯下，他伏案编写抗日青年刊物，光景里，年轻的脸庞与稿纸上“驱逐日寇”四字一同发亮。他四处奔波组建青年抗日团体，把传单撒向被占的土地。1943年，莱芜反“扫荡”的枪声突然炸响，钟效培在突围中中弹，倒在血泊里，年仅29岁。衣袋里那页没写完的动员稿，被鲜血浸染。

这位赣南子弟，用学识作火引，以热血为燃料，在烽火里燃成了耀眼的光亮。

从书斋到战场，从译笔到战笔，这些读书

人以知识为火种，以血性为脊梁，把文化的根脉、民族的气节，写进了抗战的烽火里。那些文字，哪还是案头的墨痕？分明是“以译传薪”的信、“以文殉国”的信，在烽火中生生不息。

刺向侵略者的，还有艺术家的画笔。他们执画笔为刻刀，将民族的创痛与不屈，一笔一画凿进时代的骨血，让山河之信在画布上永生。

1942年，赣州中山公园围墙前，摆着一排版画。最醒目的一幅，画着赤脚瘦孩举“打鬼子”小旗，脚趾趾地，细臂青筋凸起，旁书：“小不点儿，也能打大坏蛋！”画板后，是后来被称为“三毛之父”的张乐平。

因浙赣会战爆发，日寇进犯江西上饶，张乐平和夫人冯维音背着孩子，随着逃难的民众，历尽艰险，一路跋涉到达赣州。一路上，日寇的烧杀抢掠刻进眼里，军政的腐败无能堵在心头，而劳苦百姓的颠沛流离，像针似的扎着他。那份同情，早不是旁观者的叹息，而是血脉相连的疼。

他借住在百家岭的一所小学内，生活非常窘迫。妻子冯维音得了急性盲肠炎，他奔走告贷无门，只好拿着画到媒体求助。即便如此，他仍坚持以画笔揭暴行、鼓民志，把日寇的獠牙、汉奸的媚骨，一笔笔刻画出来；把民众的愤懑、抗争的火苗，一点点燃在纸上。所画的《抗战漫画》《小孤军》《贫困》《渔夫》等作品广为流传，《火烧下杨村》画作中，火海奔逃的母亲与孩子，绝望与愤怒刺痛人心。

那时，抗敌演剧队要演《阿Q正传》，急着寻人画特大海报。找到张乐平时，他二话不说，伏案就画，分文不取。那张海报挂在中山公园大门上，阿Q立在斗大的“Q”字中央，眉眼间的麻木与挣扎震撼人心。《阿Q正传》在赣州演时万人空巷。

他常徘徊赣州街头，目光追着流浪儿——衣衫褴褛，目光惊恐，脚底板磨出的血混着泥。这些身影钻进他心里，在稿纸上生根，他开始画“三毛”，那个光脑袋、三根头发的孩子，慢慢有了骨血。他在赣州的画展

里有幅画：衣衫褴褛的孩子，手按在瘪下去的肚皮上，站在荒路上，风卷着他的衣角，没有家的方向。这便是三毛最早的模样，是旧中国苦难孩童的缩影。后来回到上海，他一口气画出《三毛从军记》《三毛流浪记》，让孩子成了时代的镜子。

一幅画就是一颗子弹，千幅画便成了枪林。为支援前线，在赣州的画家们聚成一团火，张乐平、赵延年、徐凤、余白墅、徐光毅、杨隆生、荒烟等画家纷纷献画义卖，卖画的钱，全部支援抗日前线。

赣州的日子，是张乐平艺术生命里滚烫的一段——直面苦难，以画为枪，报效家国。他和同道们扛着画作，走到宁都、泰和等地，《抗日画展》《抗战美展》《抗日救亡漫画展览》次第展开，如一束束火把，照亮乡野。展厅里，不少老人用袖口抹泪，无数孩童攥紧拳头。这些画是面镜子，照见侵略者的兽行，映出民族的脊梁，在千万人心里，播下抗争的种子。

苦难中开出的花，最为倔强。那些蘸着血泪的炭笔线条，不仅是对暴行的控诉，更是对希望的描摹。当漫画成了枪，画笔成了信仰，艺术的光刺破最深夜，便成了时代的纪念碑，刻着呐喊，照着黑暗里的民族自信，燃着不灭的希望。

赣水长流，不舍昼夜。它流淌的不仅是江水，更是一个民族在血火中淬炼出的“信”之血脉：是八境台下“土地永不屈服”的呐喊，是抢运队独轮车辙里“生死相托”的承诺，是郭大力译稿上“以文传薪”的坚守，是张乐平画笔间“以美铸魂”的赤诚。

山河有信。这信，刻在被鲜血浸透的红土地深处，写在以生命铺就的历史长卷中，活在代代相传的精神血脉里。当赣水奔涌过八境台，当红土上稻穗沉甸甸弯下腰，我们终于读懂：所谓家国，不过是有用生命守护山河之信，有人用信仰传承大地之诺，有人用笔墨铭记民族之约——这，就是中国人的信约，是刻在中华骨子里、融进民族血脉中、永远不会磨灭的“山河有信”。

## 怡情诗笺

# 赤子之歌

——纪念方志敏烈士英勇就义90周年

李晓亮

时间的钟摆  
停在1935年8月6日的黎明  
这一天，离你的36周岁生日还差15天  
他们以为子弹能击穿信仰  
却不知你早已把道义刻成了一座丰碑

36岁啊！  
多么美好而壮丽的年华  
波澜壮阔的革命风帆正待高扬  
你却如流星般  
在历史的天空疾逝

缅怀你！  
不仅是两条半枪  
点燃了赣东北的星火  
更感铭于你的党性、你的才华、你的品德  
你的思想光辉精神力量！

告慰你！  
历经坎坷与磨难  
而又始终坚强不屈的祖国母亲  
正如你愿  
已经巍然屹立在世界舞台的中央

90载征途漫漫不曾淡忘  
走过104年光辉历程的党  
依然活力迸发斗志昂扬  
步入伟大的新时代  
我们更需要初心楷模、忠诚榜样

闽浙赣  
你亲手创建的“坚强苏维埃阵地”  
务实尚清廉人民拥戴  
发股票聚财力巩固根基  
建公园为民生深孚众望

红十军  
你一手打造的铁拳主力  
在中央苏区被“围剿”的危难时刻  
你毫不犹豫挥师支援  
一切以大局为上

民族危亡之际  
你高举抗日先遣队的大旗  
剑指皖浙敌人重兵把守的腹地  
你义无反顾坚定不移  
勇往直前

身为最高领导者  
你本已冲出敌人的包围  
却心系大部队尚在险境  
重入虎穴身陷囹圄  
怎不令人惋惜

可笑的敌人  
争相为此邀功自喜  
一块怀表一支笔  
见证了共产党人的富有与贫穷  
也映衬出对手的贪婪与可耻

镣铐能锁住你的肢体  
锁不住你眼中真理的锋芒  
勇士的较量岂止在战场  
面对威逼利诱和敌人的屠刀  
你视死如归慷慨激昂！

就在那险恶之地  
《可爱的中国》照亮昏暗的牢房  
字字滚烫，是赤子泣血的衷肠  
“八个代替”的描绘，多么壮美  
如今的山河锦绣，不正是你当年的期冀！

怀玉山的云雾遮不住方向  
短暂而辉煌的战斗历程  
你用不朽的雄文告诫组织与同志  
狱中的黑暗是淬火的炉膛  
炼就赤胆忠心永不熄灭！

清贫，是你灵魂的徽章  
洁白，是你品格的底色  
牺牲，是你忠诚的悲壮  
为信仰倾尽最后一滴血  
那抹殷红已化作黎明前的霞光！

36岁的生命何其短暂  
你清贫的风骨深深感召后世  
你赤诚的信仰永被历史铭记  
你无畏的精神将被代代传承  
你追求的“可赞美的光明前途”  
已成为美好的现实！

站立，你是赣鄱大地不屈的山峰  
躺下，你是大地深处不绝的血脉  
身后，一代代后来者生机勃勃！  
看吧！这活跃跃的创造  
这日新月异的中国  
正在强国强军、民族复兴的征程上  
阔步前行！



第 2351 期  
邮箱: cuilan1972@sina.com  
电话: 0791-86849202